



岱顶风光。 通讯员 韩夫英 摄

泰山不让土壤 故能成其大

——纪录片《大泰山》观后感(上)

□ 米山

我谈《大泰山》

癸卯新春，纪录片《大泰山》在山东广播电视台“山东卫视+8个地面频道”电视矩阵播出。该纪录片有《河山元脉》《若登天然》《与国咸宁》《登高必自》《能成其大》《国泰民安》六个单元，分别从自然、文化、历史、石刻等不同侧面，全面诠释泰山之“大”。

第一集《河山元脉》以“生”为主题，从自然地质奇观回溯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，从当下的人文故事回望数千年前的远古遗存，用“生生不息”的理念表现古今文明传承的源远流长，构建起山水林田湖草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共同体。在本集中，可以看到人们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，感受生命的脉动：泰山上，全球唯一的野生泰山花楸得以繁衍；2000多年树龄的汉柏依然挺立；泰山人工造林创造了“绿色奇迹”……

通过《大泰山》的镜头，观众领略了泰山的苍茫雄伟，郁郁葱葱。梳理自古以来泰山的绿化历程，可知泰山今日之青翠源于持续不断的点滴积累。笔者从泰山绿化这个角度窥斑知豹，从侧面来识读、感知泰山的“青未了”。

为名山增色： 皇帝与官吏植树，今人得见古树风姿

泰山山区原始森林形成后，就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呵护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自皇帝至官吏，都非常重视种植和保护泰山树木。

在有文字记载的史籍中，首开泰山植树先河的是汉武帝刘彻。他曾7次登封泰山，植柏树千株。今岱庙尚有6株汉柏存活。

唐朝皇帝很喜欢槐树。唐高宗、唐玄宗两代皇帝登封泰山，沿途植槐以增皇威，为名山增色。1987年，四槐树其中的一株因暴风雨倒卧，该树树龄已逾千年，确认为唐代所植。此外，岱庙内的一株唐槐，因民国十九年驻军就其伺马被摧残殆尽，后人于1952年在其枯干内栽植幼槐一株，现在树姿婆娑，郁茂成荫，称为“唐槐抱子”。

其余皇帝虽无确切的植树记载，却有很多保护泰山树木的相关记录。泰山是古代帝王封禅祭祀的场所，泰山上的树木作为神山的“毛发”，受到了历代皇帝的重视和保护。秦始皇登封泰山时，就曾下令“勿伐草木”，登封途中遇到大雨，还曾避于树下，封树“五大夫”爵位。唐玄宗在开元十三年（725年）封禅泰山时，曾要求“近山十里，禁其樵采”。宋真宗曾诏：“诏泰山四面七里禁樵采，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，社首、徂徕山并禁樵采。”登山道中树当道者令勿伐。金大定六年的圣旨碑中提到：“唯灵岩同五岳留护灵

脉……采伐者仍以治罪。”

各级官吏同样重视对泰山树木的栽植。泰山绿化史上，有据可查的由朝廷出资的植树活动，首推清康熙八年至十七年间重修岱庙时的庙内植树。清康熙《重修岱庙履历记事》碑中明确记述，当时为修缮岱庙共植树646株。现在岱庙内古树参天、松柏苍翠，就是这次植树的遗韵。此外，在泰山景区内更大面积的“官方”植树，当数清嘉庆年间山东按察使康基田、泰安知府金荣等人沿登山盘道进行的植树。据清嘉庆《泰山种柏树道里》碑记载，山东按察使康基田、泰安知府金荣等16位官吏，曾于嘉庆元年、二年及三年连续为泰山植树，范围从岱宗坊沿盘道直至南天门下的独秀峰和升仙坊，还包括吕祖阁等地。按照碑刻记录的数目核算，这16位官员在3年间共为泰山种植柏树2.2万株。如今泰山登山盘道两侧百年以上的松柏，大多是那时所植。

史料中，亦不乏官吏对泰山树木的保护记录。金章宗时，山东民众聚义，金廷命大将秦晖（福兴）镇压招抚。义军多潜匿于泰山岩穴间，按察司为剿灭其余部，准备伐尽泰山林木。承晖上疏指出并制止：“泰山五岳之宗，故曰岱宗，王者受命封禅告代。国家虽不行此事，而山亦不可赭也。”承晖谏止伐树之举，有力地保护了泰山植被。

兼绿化之功： 僧人与百姓植树，营造和谐共生之美

随着宗教的发展，以泰山寺庙为基地的植树绿化开始得以发展。宋人石介写《泰山》：“此为群物祖，草木莫锄芟。”表现了对泰山的敬畏之心和对泰山植被的保护意识。

泰山东麓的玉泉寺，有金代学士党怀英撰书的《谷山寺记》碑，碑文记录了天眷年间，僧人善宁“植栗树干株”。由此可知，当时寺僧不但种植松柏等常青树，也种植具有食用、经济价值的栗子树。如今玉泉寺周围，仍有很多栗树。泰山东麓范家庄附近，现存7株百年以上的栗子树，它们排列在山坡台地上，树冠硕大，林荫成片。盛夏之际，人们多在树下品茗乘凉。这7棵栗子树又被誉为“七星台”，成为当地胜景。

泰山灵岩寺中，元大德十年（1306年），管勾禅师“更栽梨、柿诸杂果树五百余株，绕寺诸处，及梨峪种竹”，元至顺年间，慈济禅师又“遍山植树”。现在灵岩寺环山有柏树2万余株，另有梨、柿、杏、桃等老果树，其中灵岩红杏甘甜可口，几百年来深得当地人喜爱。

泰山南麓五贤祠曾遍植紫藤。《岱览》有记：“每当清和时，桐芭初拂，紫藤花数百本，烂漫岩谷，尤足清赏，授经台上老藤胸古松。其北的三阳观，溪谷杂树蓊蔚，清初时山多松、楸、楠、橡。风声云影，萧槭陆离。”五贤祠南的普照

寺，清初多松、竹、梅，皆为诗僧元玉所植。元玉的徒弟盛光追随师父，继续修行、植树，“越二十年蔚郁成林”。应该说，寺庙内植树种花的最初目的，是为宗教场所营造自然、优美、神秘的环境氛围，此举却在不知不觉间为泰山树木的增植、保护作出了贡献。

实际上，为泰山种植大量树木的多是黎民百姓。毕竟，皇帝的诏旨、官吏的命令、寺庙的绿化，都是由民众来具体完成的，但史志中却极少提及普通百姓的姓名。在笔者所能涉及的史籍和碑刻中，仅发现一处百姓种植树木的记录。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《阳邱王母贤德碑》记载：“植树千株于东山之坡，非敢谓报答神麻，亦聊以克肖母志云尔。”信众为还愿在泰山植树，在祈求神灵庇护的同时，加强了泰山的绿化。

树因人的种植而生根发芽，更因人的呵护而茁壮成长。树与人长久相伴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更加密切、和谐。清代普照寺的理修和尚，入寺修行时栽下一棵松树，并将这棵松树称为“师弟松”。理修时常坐在“师弟松”下，吟咏自己所作的偈语：“僧栽松，松荫僧，你我相度如同生；松也僧，僧也松，依佛门，论弟兄。”这是泰山上，人与树之间最亲近的絮语，也是泰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具体表现。